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93
31 January 1980
CHINESE

第二一九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1月31日星期四上午11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勒普雷特先生

(法国)

成员国: 孟加拉国

阿赫桑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乌马鲁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葡萄牙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突尼斯

埃萨菲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下午12时2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

1980年1月25日马拉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764)

主席：按照我们在第2192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邀请博茨瓦纳、古巴、埃及、利比里亚、马拉维、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索马里和越南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特卢先生（博茨瓦纳），罗亚·科里先生（古巴），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丹尼斯先生（利比里亚），穆万巴先生（马拉维），蒙特里先生（莫桑比克），姆卡帕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谢里夫先生（索马里）和阮玉容先生（越南）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和南斯拉夫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

按照惯例，我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建议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贝贾维先生（阿尔及利亚），克拉克先生（尼日利亚）和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是津巴布韦爱国阵线代表提里瓦菲·坎盖先生。安全理事会在第2192

次会议上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他参加讨论。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坎盖先生：主席先生，我代表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和津巴布韦英勇的人民感谢您和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给我们机会出席这个庄严的会议。我们很高兴，您邀请我们参加讨论有关我们的国家津巴布韦以及一般有关南部非洲的严重局势问题。

遗憾的是，在这个时刻需要召开这样一系列的会议，对和平与安全所遭受的威胁，采取决定，而这个威胁是由于津巴布韦的管理国英国破坏停火协议造成的。我们希望，就执行兰开斯特宫协议而言，现在我们应该快速前进。机会已经来临，曙光已经在望，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是有决心的。众所周知，多年来我们就是为了在津巴布韦为我们自己获得和平、安全、自决和国家主权而战斗。因此，我们基于一项明确的了解而签署了伦敦协议，这一项了解是：我们不仅应当得到我们为之战斗的一切，并且应当保卫所得到的一切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尽一切努力按协议去做，尽管它有缺点。

但是英国政府却不遗余力地去讨好、偏袒和支持史密斯——穆佐雷瓦集团。

如果今天津巴布韦的情况是好的，那么非洲国家的部长们又何苦来到这里？又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告诉我们不要去津巴布韦参加竞选，而要到这里来参加这次辩论？为什么我们的爱国阵线同事卡利斯特斯·恩德洛武要在今天从索尔兹伯里飞到这里？这是我们国家日益关怀的问题。有些问题必须纠正。选举必须进行，但我们需要把事情办得非常好。

因此当我听到有些人说情况很好，非洲很满意了，我感到难以置信。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部长们才来到会议厅吗？

最近几个星期，我们看到现在在津巴布韦的英国总督索姆斯勋爵有几次违反兰开斯特宫协议。以下是最严重的几次：

首先，是南非军队的存在问题。索姆斯勋爵让南非军队继续驻扎在那里，并在

那里布置和使用南非军队。索姆斯勋爵目前正在管理南罗得西亚，准备进行选举。爱国阵线、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全世界进步社会都对公然使用种族主义的南非部队感到震惊。英国与史密斯—穆佐雷瓦集团以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合谋采取的这一行动受到了谴责。英国政府已承认有一支它所谓的小分队驻扎在那里守卫着拜特桥。我们不相信把南非部队在我国的实际人数打折扣的报道。根据我们现场观察后所得到的情报是，在整个津巴布韦各战略性地区，至少广泛地部署了6,000名南非部队。根据我们的观察，那些装备精良的南非部队共分三大类：一种是穿南非部队制服由南非指挥部指挥，以津巴布韦南部包括拜特桥为基地；有很多是穿罗得西亚制服，受罗得西亚军队调遣，部署在整个津巴布韦作为飞机驾驶员、警察等；还有很多南非雇佣军，他们自从南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那天起，就一直在那里。

我们应当看到，把那些部队驻扎在那里的目的是用他们来操纵政治环境使之有利于穆佐雷瓦主教和白人社会。这些部队的驻扎所形成的气候使人们不可能进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如果我们获胜时——这是肯定的——南非几乎肯定地要进行干预。英国政府已经现了原形，因为它邀请南非部队并把他们部署在爱国阵线部队四周。英国政府已表现出它不是一个公正的管理者，而是公开地歧视爱国阵线部队，偏袒穆佐雷瓦。如果这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就要告诉联合国说，它应负责我国的非殖民化。我们要指出这一点，由于我们在津巴布韦打了仗，我们现在就是该地非殖民化力量的一部分。

在津巴布韦驻扎南非部队，就是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我们非常强烈地呼吁立即撤出这些部队。必须在国际监督的具体形式下迅速地撤出这些部队。

上个月在伦敦我们听说，只要总督一到，那些部队就撤出。两天以前，我们又听说这些部队已经撤走了。我们认为必须由一个国际机构来核实一下这些部队是否撤出了。我们在兰开斯特宫的论点不就是说需要数千名部队在津巴布韦维持治安并使停火协议生效吗？如果英国人需要更多的部队在津巴布韦维持治安，他们只需请求派更多的英联邦部队来。派有代表在这里的很多英联邦国家肯定会很高兴为此目

的而贡献部队。我们在集合区的数千名士兵肯定也会乐于守卫津巴布韦一边的拜特桥。难道要我们去相信南非部队现在就是英联邦监督部队的组成部分吗？

其次，就是罗得西亚部队及其辅助部队的重新部署问题。索姆斯勋爵已重新部署了罗得西亚部队、雇佣军及穆佐雷瓦的私人军队。那支私人军队用罗得西亚军事术语来称呼就是“辅助部队”。索姆斯勋爵把这些部队重新布署在过去已被爱国阵线部队解放了的地区。这些辅助部队正在恐吓老百姓并企图威逼他们去支持穆佐雷瓦。索姆斯勋爵这一行动明显地破坏了兰开斯特宫协议，该协议规定罗得西亚部队只限于在他们的基地活动。辅助部队是应该解散的，因为他们是某个人的私人军队。

英国政府应命令罗得西亚部队回到他们的基地去，并解散我们国内的辅助部队及一切雇佣军。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务必设法使此事迅速进行以便使各政党自由竞选，不受死在那些难驾驭的辅助部队土匪们手里的威胁。

昨天，英国政府的常驻代表告诉安理会说，他坚决不接受在执行停火协议时有违反协议之事的说法。同时，他还告诉安理会，辅助部队是罗得西亚部队的一部分，他们是被部署在那里协助警察制止破坏停火协议行为的。辅助部队不能监督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他们是一支私人军队，是穆佐雷瓦的私人财产，是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有政治目的的恶棍，这些人根据协议必需加以限制并最终予以解散。

昨天，我们还听说，现在罗得西亚部队正在监督停火。我们就是基于对这问题的关切，才请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的。罗得西亚部队中有大量的外国雇佣军，必需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他们的基地上，他们自己必须由英联邦部队来监督。这就是协议呼吁大家做的事。英国政府已承认它部署了罗得西亚部队，包括雇佣军和辅助部队，来监督爱国阵线部队。那么为什么英国政府拒绝接受非洲集团的主张？那是管理国很严重地破坏协议的行为，必须立即予以纠正。

昨天，我们还听说，南非部队已从拜特桥撤出了。我们认为那是一个烟幕，是为了掩盖对我国进行了数十年干预的一种手法。

第三点，是不平等对待爱国阵线部队的问题。兰开斯特协议明确地规定英国总督应对罗得西亚部队和爱国阵线部队一视同仁。早些时候，我们注意到他已重新布署了罗得西亚部队并给他们补充了南非部队、穆佐雷瓦的辅助部队或私人军队以及雇佣军。这是严重的破坏协议的行为，这使爱国阵线部队任凭他们对手的摆布。那种偏心已使政治环境遭到破坏。它造成一种必然对停火产生威胁的局面。我们要求总督及时纠正此局面。我们还要指出，如果不是爱国阵线部队英勇战斗把史密斯和穆佐雷瓦逼至绝境，英国人今天还不会回到津巴布韦。应该给我们的部队以应有的荣誉。

穆佐雷瓦签署兰开斯特宫协议并没有放弃太多东西。他并未实现他的诺言。在内部解决办法签字之前，穆佐雷瓦答应津巴布韦和全世界人民说他要实现停火，对南非的制裁将会取消，津巴布韦会得到国际上的承认。这些诺言没有一个实现，人民仍继续支持爱国阵线。所以不应因穆佐雷瓦签署兰开斯特宫协议而给他记功。他失败了，即使他在过去曾做过什么的话，也已经成为过时的人。

津巴布韦的白人社会也没有由于签署兰开斯特宫协议而放弃很多东西。我们国内正在起变化，他们将成为我们社会的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们进行了一场战争，他们才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特权。所以我们不同意我们的朋友安东尼·帕森斯爵士所说的，穆佐雷瓦和白人社会由于签署了兰开斯特宫协议而放弃了很多东西。他们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打了一场战争，一场为争取我国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国家主权而进行的战争。

英国新闻界及其盟国新闻界和索姆斯勋爵沆瀣一气，把今天在津巴布韦发生的一问题都推到我们部队头上。他们的做法一直是，并现在仍是把我们的部队说成“坏家伙”而把穆佐雷瓦的部队和南非的部队则说成“好家伙”。

昨天，安东尼·帕森斯攻击了我们的解放运动，这并不新鲜。大多数安理会成员国还记得1974年和1975年南部非洲的缓和。就在那时，英国及其盟友指名攻击和扰乱我们的解放运动，几乎把我们的解放运动消灭。这事并不新鲜，我们

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如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就要清算一下。当然我们要在津巴布韦新政府里起主要作用。我们要和我们的英国朋友们保持良好关系，但如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我们将做其他考虑。

在兰开斯特宫谈判期间，英国和罗得西亚政权估计爱国阵线只有 12,000 到 15,000 人。但我们已经集合了 23,000 多人。这难道不是我们守信用的表现吗？发生零星战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部队和辅助部队以及罗得西亚部队发生接触，而他们在我们部队能够转移到集合地点之前应该和我们脱离接触。如果辅助部队和罗得西亚部队都不局限在他们的基地上，那么就不应要求我们的部队留在集合地区。如果南非部队在津巴布韦到处都有，那就不应要求我们的部队脱离接触并留在基地。我们反对这种做法。

第四点，是总督在竞选运动中有所偏袒的问题。为了让穆佐雷瓦在竞选中先走一步，爱国阵线的两领袖罗伯特·穆加贝和乔舒亚·恩科莫的归来被有意识地拖延了。我们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总督必需是公正的。对每一件事，总督说的理由都很不充分。

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都仍然承认我们。但昨天我们听到安东尼·帕森斯爵士企图不让我们在这里发言。我们要提醒他，我们不是在兰开斯特宫，也不是在索尔兹伯里；我们是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

我们还要报告安理会，索姆斯勋爵已拒绝让我们的 200 辆汽车由莫桑比克入境。那些车辆现在仍在边境上，不准进入津巴布韦。他要求我们付关税。但据我们了解，即使我们付了关税，总督还会当我们每次付钱时都要让我们付更多别的费用。他这样做，就是故意使我们没有运输工具以致不能很好地竞选。我们的组织对此很有意见。而另一方面，穆佐雷瓦的几百辆新车刚由南非涌入。索姆斯勋爵已拒绝让我们分发我们竞选的材料，更有甚者，我们在索尔兹伯里的新办公室连电话都装不上。我们在那里已差不多一个月了，但还没有电话。如果没有电话，我们如何和当地以及其他城市人民联系，我们如何竞选呢？这些拖延都是故意的。有时是罗得西

亚官僚们作出决定，而索姆斯勋爵同意他们这样干，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他们。我们要求立即允许我们在莫桑比克边境的车辆入境。

第五点，就是难民回国遭到拖延的问题。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难民不能从邻国迅速地返回，他们受到阻挠，这是故意的，因为阻挠他们的人认为他们将投爱国阵线的票而不投主教的票。我们虽然已明确地表示，必须尽速遣返难民，但仍未作任何努力使难民得以回国。

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一定设法使英国政府保证协助难民返国。这些难民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局势的受害者。

第六点是紧急状态和戒严令。我们很奇怪为什么总督会认为应该把紧急状态再延长六个月，而他自己很清楚他在选举以后就要离开那里？他是在使用紧急状态的权利，不经审判就把很多支持我们的人拘留起来。如果对此事不加阻拦，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在选举日期来到之前，就将有数千名支持爱国阵线的人被投入狱。

我们在兰开斯特宫时取得协议：释放一切政治犯，使他们也能参加这一政治程序。我们遗憾地告诉安理会，在整个津巴布韦，还有好几百名爱国阵线的政治犯被关押着。就在这次会议之前，我们得到消息说昨天又关了一些人。我们都知道，有些甚至是在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犯了罪的津巴布韦人都已经被释放了。

爱国阵线一丝不苟地执行了兰开斯特宫协议。我们已提请英国政府注意到严重违反协议的事，但未见它采取任何措施予以纠正。情况越来越糟糕，威胁着停火、和平与安全。我们坚信，如选举能自由地、公正地进行，人民将参加选举并民主地选择他们的政府。我们怕英国人会认为人民挑选的政府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人民所选择的人在最近三个星期来已获得最多的群众。很明显，我们将在这次选举中获胜；已可看出迹象。英国人不知道我们的解放运动得到了国内的支持，现在他们进退两难。

我们建议安全理事会立即在国际监督下采取措施纠正这些错误。爱国阵线愿意给以合作，使这个协议免于夭折。

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立即核实南非部队和雇佣军是否已撤出；第二，把罗得西亚部队的活动局限在他们的兵营里；第三，解散辅助部队；第四，停止对部队的不平等待遇；第五，在管理这个国家和对待不同政党方面不再有所偏袒；第六，迅速送难民回国并不再骚扰、搜寻他们并对他们进行侮辱性的甄别；第七，终止紧急法规。

爱国阵线已察觉到，罗得西亚的民政机构仍在接受伊恩·史密斯，穆佐雷瓦和彼得·沃尔斯的指令继续在津巴布韦进行操纵。开始时我提到过兰开斯特宫协议是有缺点的。现在我们看到总督正在使用伊恩·史密斯过去曾使用过的工具——民政机构、司法部门、军队、现在还有警察。看来索姆斯勋爵或则对此束手无策，或则予以合作。我们把纠正此一局面的责任交给英国政府。但由于已经过了四个多星期，英国政府尚未纠正此一局面，而且现在实际上是偏向一方，把外国军队留下，我们别无他法，只得请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不要使英勇的津巴布韦人民失望，他们在英国种族主义统治下受了75年的苦，又在一个非法的，少数人统治下受了15年的压制。我们感到我们是被管理国出卖了，它把种族主义的南非军队请进我们的祖国使战火烧得更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不很快地采取措施纠正错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进行武装解放斗争。

自从殖民主义进入我们国土以来，我们已进行了多年的斗争。我们准备还要进行更长时期的斗争。我们要说，我们的强有力的战士并不是接受训练准备只战斗到今年年初为止。他们已接受训练，需要战斗多久就准备打多久——如果不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就准备打50年，或100年。

继续斗争。

卢萨卡先生（赞比亚）： 我们今天开会要审议自从英国总督索姆斯勋爵到达南罗得西亚后该领土发生的特别严重的局势。老实说，他的到达，表示非法政权恢复其合法性。但是，只有英国政府具有政治决心，确保兰开斯特宫协议充分地诚意地付诸实施，罗得西亚才能成为独立的津巴布韦。这次会议的确符合1979年10月21日安全理事会第460（1979）号决议的规定，其中安全理事会决定继续审查南罗得西亚局势，直到该领土获得真正多数人统治的完全独立为止。

安理会通过的第460（1979）号决议考虑到兰开斯特宫就南罗得西亚独立所举行的谈判。之后不久，所有冲突各方都签署了一项协议。

大家接受的事实是，兰开斯特宫会议本身就是英雄的津巴布韦人民通过爱国阵线对移民该地的种族主义统治者不屈不挠地进行了民族解放战争的直接结果。与英国的宣传正好相反，非法政权的投降并非穆佐雷瓦的宽宏大量所造成的，也非移居的种族主义者的自愿行动所造成的。真正说来，胜利来自爱国阵线的武装斗争。应当记住，过去些年来，在英国皇家船舰《老虎号》、《无畏号》上，在马耳他，在日内瓦，或通过英美穿梭外交，多次试图解决罗得西亚问题，但都失败了，没有取得任何的结果。

津巴布韦人民对殖民主义和移居的种族主义者统治进行正义斗争时，受到非洲统一组织、各前线国家、不结盟运动、联合国、国际社会各进步成员的支持。国际社会透过这些机构，拒绝接受旨在剥夺津巴布韦人民达成真正独立或根据自由公平的选举推选其自己领袖的权利的任何举动。因此，国际社会坚定地拒绝承认，在当时造反的殖民地单边宣布独立之后，南罗得西亚连续几次策划的所谓内部解决办法。拒绝承认穆佐雷瓦—史密斯政权这项决定，在阻挠反对建立真正独立的津巴布韦这个罪恶企图上，发生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赞比亚认为，如果英国总督，即英国政府，当初遵守了兰开斯特宫协议的条件，早就避免了目前的紧张局势。真正说来，这次安全理事会就不必召开了。

按照一九七九年九月至十二月在伦敦兰开斯特宫举行的南罗得西亚制宪会议的报告附件D中所载独立前的安排，第2段的一部分说：

“罗得西亚仍然是英国皇家统治地的一部分。联合王国的政府和议会对它负有责任和享有管辖权。应由英国议会批准罗得西亚获得合法的独立。”

上述一段文字重申，英国具有公认的国际责任，是罗得西亚的合法管理国。此外，该协议还规定，英国政府应颁布枢密院敕令，指派一名总督，并将授与他（事实上已授予他）行政权和立法权。英国政府的确履行了这项规定。枢密院敕令要求总督按照英国政府给他的指示履行任务。因此，英国将在南罗得西亚担负甚么责任，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只用指派英国总督的当局为其本身订的标准，来衡量总督的表现。

安全理事会都知道，英国总督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办事，允许南非部队继续留在罗得西亚领土内。这就是违反了《伦敦协议》，因为其中规定，当总督到达南罗得西亚时，南非部队和雇佣军就应立刻撤出该领土。安全理事会关于罗得西亚的第460(1979)号决议，也促请英国保证南非部队和雇佣军撤出罗得西亚。在伦敦会谈期间，英国政府承认说，有些南非部队留在罗得西亚。在索尔兹伯里的英联邦监督部队司令艾克兰少将事实上说人数约近千名。当然，英国希望冲淡留在该地的南非部队和雇佣军的作用。英国应知道，即使一名南非士兵或雇佣兵留在南罗得西亚，赞成津巴布韦真正独立的国际社会的有关成员也会表示不满。

南非部队显然是罗得西亚的外国人，它们留在该地，并不符合英国公开声明的立场，即英国在该领土拥有权力。如果英国真想在南罗得西亚过渡期间在管理方面得到援助。那最好要求英联邦或联合国援助。在兰开斯特宫会谈期间，有人就这样提议过。事情的道理是，无论在罗得西亚或纳米比亚或南非以外其他地区，南非部队都无权过问。

为什么英国政府认为必须同南非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告一旦罗得西亚部队可以防守拜特桥时，南非部队就撤离拜特桥的罗得西亚那边呢？据我们所知，《兰开斯特宫协议》决没有规定，英国和南非共同管理南罗得西亚。无论如何，据报导，

南非自己说过，要防守这座桥，不必自己坐在桥上。因此，赞比亚对英国的道理，以及对宣布的时间，感到迷惑不解。

英国政府昨天宣布南非部队已经撤出，这项宣布旨在削弱安全理事会的审议工作。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宣布同 1960 年代中期英国政府的宣布实出一辙，即制裁行动不需几个月而只需几个星期就可搞垮史密斯非法政权。当然，以安理会的智慧，应当知道其意义是什么。

南非部队在南罗得西亚的存在这件事的意义，应从更广泛的国际范围来透视。如果不充分加以正视，就会对该地区的未来产生严重后果。我们赞比亚人至少可以谦虚地说，我们知道南非布尔人的意识形态，可惜的是，英国政府在所谓的撤离南非部队的联合声明之后，高度赞许了布尔人。

国际社会对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领导人的许多发言，必须警惕。他们威胁说，如果未来的选举结果不如南非之意，他们就会干预津巴布韦。无论如何，他们是什么人？竟擅自指定津巴布韦的选举结果！

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对英国和南非政府的动机，发生了怀疑。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请安理会想想，英国于 1910 年准许南非独立，国际社会现在面临多少问题；请安理会再想想，当巴勒斯坦是委任统治地时，英国采取了什么行动，现在该地区又面临了多少问题。美国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从与美国具有特殊关系的盟国手里继承了难以下咽的局势。

南非继续多方干预津巴布韦事务。南非化了几百万美元，提供了物资，来支持傀儡候选人。我们都知道，南非几年来协助和唆使史密斯—穆佐雷瓦政权，对津巴布韦人民和前线国家进行侵略战争。今天，南非部队和雇佣军仍留在拜特桥那边罗得西亚境内。又据报导，总督作出部署，要他们巡视边境地区。

南非无权冒充它有责任决定独立的非洲邻国的政府结构。

比勒陀利亚政权不应当由于军事力量而自恃战无不胜。南非应当记住，几年

以前它军事干预别国事务，惨遭失败。因此，英国必须确保南非接受南罗得西亚自由公平选举的结果。国际社会仍必须提高警惕，确保南非的部队和雇佣军被赶出罗得西亚领土之后，它不再干预英国殖民地罗得西亚或独立的津巴布韦的事务。

英国总督也继续违反兰开斯特宫协议有关罗得西亚境内军队地位的规定。关于这方面大家已经谈了很多，因此，我的任务在于突出英国态度的内在危险。根据了解，罗得西亚境内的所有军队地位一律平等。不过，爱国阵线的部队局限在集合点，而总督则仍继续部署和调动罗得西亚部队而非协议规定的警察单位。此外，还有其他监督停火的方法，而不需罗得西亚部队来维持停火，因为众所周知，这些吸食人血的部队无法无天，多年来一直与津巴布韦人民为敌。因此，滥用部队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样会进一步破坏审慎制订的协议。总督应设法化解这种紧张局势，而非火上加油。对于臭名昭彰的穆佐雷瓦私人军队或辅助部队，也应同样看待，不可滥用。

总督不顾兰开斯特宫协议的规定，放松辅助部队，任其对支持爱国阵线的人民加以骚扰、侮辱、甚至杀戮。也准许这些辅助部队占领以前被爱国阵线部队占据的地区。事实上，这些辅助部队不过被用为打手，疯狂对抗爱国阵线，威吓人民，不许人民自由投票，但这是徒劳无功的。并谓应当确保，所有部队应留在基地内，以便利自由公平的选举，尤其是为了津巴布韦境内的和平。

罗得西亚制宪会议报告附件D中载有独立前的安排，其中部分现列如下：

“目前的问题是，谁去组成未来的独立政府。英国政府的立场是，这必须由津巴布韦人民通过自由公平的选举来决定，所有政党都能以平等条件参与选举。”

英国政府对此问题的想法，已在协议中列出，这同国际社会的想法是一样的，后者的想法已列在一九六〇年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第1514(XV)号决议中，我国充分承诺，支持旨在实施第1514(XV)号决议各方面的一切措施。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可以通过这个过程为南罗得西亚和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带来和平。

应当记得，英国政府代表在大会第三十四届常会期间发表强烈的看法，宣布他本国政府承诺为南罗得西亚问题找出可使国际接受的办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假定，英国政府已经努力工作，以确保兰开斯特宫罗得西亚问题的谈判顺利结束。兰开斯特宫协议设法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但在兰开斯特宫会谈期间以及在签订协议之后，所表现的行为与早期声明的原则大相径庭。第一，在签订协议之前，而且没有同爱国阵线协商过，就把总督派到索尔兹伯里去。第二，在签订协议之前，英国及其某些盟国就片面撤销制裁。第三，总督事先没有同所有有关各方协商过，就定下选民登记日期。

也令人惋惜的是，自从英国总督到达罗得西亚以来有关违反协议的规定的资料显示有许多地方尚待改进。明显的是，英国政府通过对索姆斯勋爵给予的指示——现在还在给他指示——多次违反了兰开斯特宫协议。我要强调，索姆斯勋爵按照英政府的指示办事，这是兰开斯特宫协议曾经规定的。在津巴布韦人的人权方面，也有严重的违反行动；管理当局透过其行动、忽略行为、宣布方式，明显歧视爱国阵线。在目前阶段，只能举出其中一些事例。

第一，英政府制造了使津巴布韦男女老幼难民难以返回南罗得西亚的条件。许多这些罗得西亚难民仍未能回归南罗得西亚参加选举以期产生他们所抉择的政府。

正进行遣送难民出境的前线国家向英国当局控诉说，当局没有尽力而为，以便利难民和流亡者回归本国。这些人是津巴布韦国民，他们有回到自己家园的不可剥夺权利。

例如，在赞比亚，遣送难民回归津巴布韦计划的第一阶段，涉及大约 14,000 名难民和流亡者。不过，这项计划还没有开始，因为在索尔兹伯里的英国当局找到了站不住脚的借口，说是接收中心不够。例如，他们把回归率定为每周 3,000 名，这样就无法使所有难民及时回家进行选举，尤其是因为遣返活动还未付诸实行。赞比亚准备通过在奇伦杜、维多利亚瀑布、卡里巴的公路，也利用铁路和飞机，来运输难民。但是，在索尔兹伯里的英国当局正在坚持，难民应当回到名叫万基的

小矿镇，而不应回到布拉瓦约和索尔兹伯里。 明显得很，英国的战略根据是，万基不过是区区小镇，接受的难民有限。 因此，其目的在于，确保这时候尽量减少回去的难民，使大多数难民无法参加独立前的选举。 英国当局又坚持对回归罗得西亚的难民，进行不必要的安全调查，找些站不住脚的借口，例如，声称某些国家发生霍乱，而世界卫生组织根本没有宣布这些国家发生霍乱，或声称水源不足，而这些地方从来没有水的问题。 我们认为，英国当局在日益愿意提供援助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协助下，有力量加速遣返津巴布韦难民和流亡者。

第二，以索姆斯勋爵出面的英国政府，故意不释放史密斯—穆佐雷瓦政权拘留的数千名政治犯。 英国政府反而把紧急法令延长六个月，同时维持戒严令。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得所有津巴布韦人民难以充分参与选举过程。 目前处在集合点的爱国阵线部队已停止战争，但英国政府仍采取这些行动，这是绝对没有道理的。 我想请问一下，六个月不到就得进行选举，索姆斯勋爵为什么把紧急法令延长六个月呢？

第三，总督似乎允许穆佐雷瓦公开发表煽动性声明。 例如，穆佐雷瓦多次威胁说，如果爱国阵线选举胜利，罗得西亚就会发生内战。 迄今，总督还没有驳斥穆佐雷瓦的谈话。 此外，据报导，索姆斯勋爵总督寄予同情的许多罗得西亚黑人和白人还没有放下武装。 英国政府怎么可以解说成这是符合自由公平选举宗旨的呢？

第四，1980年1月1日，在奇通哈和马安布地区，一名平民被枪杀，其妻受重伤。 在同地区，罗得西亚警卫飞机散发传单，表扬辅助部队，并且说，“我们回来了，投我们一票，不要投恐怖份子的票”。

第五，1980年1月4日，根据肯定报导，在姆托科和南洪加难民营，“老牛”集团发动攻击，它们装成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 这件事发生在解放区“D1”。

第六，1980年1月5日上午十时，罗得西亚部队占领了解放区“F”、“F1”、“F2”、“F3”、“F4”内津非解放军撤出的地方。 同日上午10点40分，

在维多利亚堡，各地部署了罗得西亚安全部队，进行马孔柏和穆沙纳战斗任务。同日，受到证实的是，辅助部队正在恐吓尼亚马波戈村民。在鲁新加、达尔文、恰通加马等受到保护的村落，已确定安全部队在进行活动。在凯罗、卡鲁亚解放区A、B、C地区也被安全部队占领。

第七，1980年1月6日，辅助部队拘捕了扎卡区副区长秦旺达先生。在沙巴尼，警察把津非民盟汗衫没收，辅助部队在恐吓人民。

第八，1980年1月7日，辅助部队逮捕了比基塔先生，比基塔警察局也知道此事，但不加过问。同日，在埃达尼、奇霍达、马胡赛克瓦解放区，即“F1”和“F2”地区，辅助部队虐待当地人民。6个年青人被诱拐，其中2个来自马胡赛克瓦，其余来自蒙洪多罗，他们下落不明。在德尔塔地区，一个男人被怀疑为游击队，腹部被刺刀刺伤，腿被打断。

第九，1980年1月8日，罗得西亚部队两名白人伙同辅助部队，击中一名青年的腿部。同日在芝哥多提地区，辅助部队正在传播穆佐雷瓦的口号，其中说，恐怖份子失败了，大家应投穆佐雷瓦的票。在马尼加桥、岁得西亚部队和辅助部队占领该地区开始恐吓人民，传播穆佐雷瓦口号。又在1月8日，在津孟亚地区，马兹因柏瓦、冈巴孔巴、格威希学校，由于辅助部队的活动，无法开课。又在同日，这次是在多拉保留区，罗得西亚安全部队射杀当地人民的牛，而在鲁沙柏的罗得西亚部队和辅助部队恐吓群众。

第十，1980年1月9日，27名自由斗士在鲁沙柏、因亚朱拉、赫德兰被缴械后，受到拘留。应当把他们送到集合点。又于1月9日，辅助部队和罗得西亚部队在总督命令下，在“F”和“F4”解放区把自由斗士挡住和缴械。把自由斗士的详细情况登记了以后，又把他们送到罗得西亚部队营地，要他们遵守旧的穆佐雷瓦赦免令。此外，津非民盟的地方主席和秘书被清除，自由斗士被迫参加穆佐雷瓦的党，否则就被逮捕。

第十一，1980年1月10日，据报导，辅助部长在古图地区各地驻防。9人被捕。

第十二，1980年1月11日，总督签署引起争执的命令，把紧急法令延到七月二十六日。

第十三，1980年1月21日，罗得西亚新闻部发行了标题为《津非民盟党政策》的小册子，旨在劝服选民不要选津非民盟—爱国阵线。

第十四，1980年1月25日，博茨瓦纳政府由于博茨瓦纳卡车被扣，博茨瓦纳政府司机被捕，而提出控诉，说这样妨碍难民回归。难民在接收中心受到检查。加强有系统的新闻和广播宣传，旨在破坏爱国阵线的名誉。

第十五，1月28日，即三天以前，罗得西亚当局反对把5,000名难民从赞比亚的恩多拉空运到索尔兹伯里去，它的借口是，人数太多，索尔兹伯里后勤设备不足。

人们不禁要问，对这一切违反行动，英国怎么办呢？

我国代表团对爱国阵线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合作的精神遵守兰开斯特宫协议，表示赞许，并希望把此记录在案。爱国阵线已尽一切可能，诚意地便利兰开斯特宫协议的实施。真正说来，爱国阵线的领导人已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家风度。爱国阵线与其对手的愿望相反，现在已放下武器，渴望参加选举。津巴布韦人民现在应当行使其选择他们领导人的权利。就我们来说，我们希望这个选举过程是自由、公正又民主的。让大家看到，英国允许其他人民行使其民主权利，而非破坏民主过程。这是我们的请求。我们希望，为了大家的利益，这项请求得以实现。

赞比亚以及其他非洲国家，随时准备合作，以期充分实现兰开斯特宫协议。因此，我们是以建设性精神提出这些建议，因为我们希望在津巴布韦看到和平。我们要这些和平条件中的一些，现在就开始生根。在这方面，作为管理国的英国，

具有关键性作用。防止大灾难，为时不晚，只要莫国政府有政治决心去做。我们想提醒莫国，记住去年八月在卢卡萨举行的英联邦会议的精神，这次会议为兰开斯特宫会议作出贡献。我们希望莫国政府公正无私。安全理事会应当确保，为津巴布韦的自由公正选举，创造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得到永久的和平。

最后，我要呼吁安全理事会劝服联合王国政府，遵守兰开斯特宫协议的规定，并采取纠正性措施，以期确保即将举行的选举既自由又公正，从而产生真正独立的人民政府。安理会应重申其第460(1979)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和7段中的呼吁。它也应要求身为罗得西亚管理当局的莫国政府，采取适当措施来控制该地局势，因为莫国政府必须取得成功。现再度描述如下：莫国政府应当保证，立即撤出和驱逐罗得西亚所有的南非军队和外国雇佣军；所有罗得西亚部队和辅助部队应留在基地内；对罗得西亚部队和爱国阵线部队给予同等待遇；让津巴布韦难民和流亡者迅速顺利返回罗得西亚；立刻撤销不必要的、任意颁布的紧急状态和戒严令；尤其是，释放所有政治犯，以便他们能够参加未来的选举。应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些要求，以确保自由公正的选举，并确保由此种选举产生的政府最后受到世界承认。

换句话说，我们相信，如果采取这些措施，就会大大有助于确保兰开斯特宫协议得到有效的实施。我们要在和平中产生自由独立的津巴布韦。

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非洲集团在第 S／13764 号文件中所提及的问题表示深切同情。非洲国家代表很有说服力地把问题提出来。我们同非洲统一组织各成员国一样非常关切南罗得西亚一触即发的局势，持续不断的局势演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

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取代了南罗得西亚赤裸裸的外国殖民主义统治，但后来又为另一个傀儡政权所取代。不过，津巴布韦爱国者的武装斗争，国际上对该斗争的支持和联合国内反对殖民主义国家的行动迫使有关各方进行谈判，创造条件以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从而建立自由独立的津巴布韦。

爱国阵线的代表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愿意和解和妥协。他们为求达成协议而采取具有建设性的行动。今天，这个运动的代表信守所达成的协议，尽管面对许多困难，但仍尽力争取本国的和平解放。可是，他们的非洲兄弟却不得不求助于安全理事会，他们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许多代表团，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已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指出了帝国主义阴谋诡计所造成的危险使津巴布韦人民的自由行使自决权利受到威胁，帝国主义集团，在一群新殖民主义移民邦凶之下继续针对以武装斗争取得独立的非洲人民实现其目标，想把津巴布韦置于它们的经济利益和战略计划之下。在国际局势恶化的烟幕之后，透过帝国主义力量中反对缓和的敌人所伪造的恐惧和冷战的气氛，我们看到有人正在想法把南罗得西亚推向新殖民主义的怀抱。因此，紧急状态又再次延长了六个月。不过，几个星期内罗得西亚就要进行选举。他们故意提前选举以便设置障碍，阻挠津巴布韦的爱国主义力量。此外，与新殖民主义勾结的人早就展开了他们的正式选举运动。我们从西方报刊看到南非和西方提供大量金钱，来推行这个运动。可是，另一方面二十多万的难民仍在等待返回南罗得西亚。而且我们在这里听说，数以千计的前种族主义政权的政治犯仍在南罗得西亚的监狱中坐以待毙。

据说多年关在南罗得西亚监狱中的南非自由战士有可能被送交南非种族隔离政

权，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关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要求立即释放这些人，和所有其他政治犯。

前少数白人政权现在允许它们的种族主义部队离开据点，占领爱国主义阵线部队所解放的区域。这些种族主义部队在南罗得西亚和邻国——赞比亚、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安哥拉——犯下杀害数以千计的无辜男女儿童的罪行，他们就象莫桑比克国务部长所指出的，是被利用，按官方说，他们的任务是维持秩序和安全。他们之中有成千上万的外国雇佣军。在种族军队、警察和前傀儡政权的辅助部队的队伍中，有着胁迫恐吓津巴布韦人民的份子，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举运动。种族主义者和其傀儡仍任意使用旧的压迫机构。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如果参加选举的各政党之一，据我们所知——厉行种族主义的不人道压迫政策，因而遭到各方的谴责唾骂，现在又利用其行政机构和在其恐怖主义警察和雇佣军的保护下组织选举，那么这种选举算是什么自由民主选举？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津巴布韦爱国主义者要怎样才能保证有发言权。

尽管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安理会通过了第460号决议，明确要求南非把在南罗得西亚的部队撤走，而且南非也答应照办，但事实上现在南非部队仍然留在南罗得西亚领土内。在这次辩论中发言的非洲国家代表向我们提供关于这些部队的实力和武器的详细情报。现在，这些都不是外国军队，而是种族主义政权的特别部队，他们在国内的种族隔离政策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已一再遭到本组织的谴责，因为这种政策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不仅要求享有在非洲广大地区进行军事干涉的权利，而且屡次试图实现这些要求。十四年来，南非在南罗得西亚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来维持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我们也不能忘记，南非政权能够推行其侵略政策，不仅是因为它得到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而且是由于某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多次使用否决权，阻止安理会对南非实行基础广泛的制裁。尽管这项制裁是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所要求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贯认为必须对种族隔离政权采取严厉措施，因为该

政权威胁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指的和平。

我们要问为什么不向南非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立即无条件把它的部队撤出整个南罗得西亚。在另一方面，据说为了早日解决津巴布韦问题，很快地就把向爱国阵线提出的最后通牒，付诸实施。也许这个政策的用意是，要保证一旦帝国主义集团的诡计失败，南非就可以畅所欲为。

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关于南罗得西亚领土内南非部队问题的下面几句话是极其透彻的：

“显然，他们的目的是警告我们：南非可对合法选出的津巴布韦政府策划政变，然后在境内成立一个傀儡政权作为缓冲工具。”（S/PV. 2192，第42页）

按照这个原则立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继续全力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在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下为自由行使其自决权而进行的斗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心全意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对南罗得西亚问题的决定和蒙罗维亚最高级会议及哈瓦那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所通过的决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同意非洲国家的看法，为了保证南罗得西亚问题获得和平解决，除了别的以外，必须：坚决遵守已达成的协议；解散前南罗得西亚政权的军队和辅助部队；立即无条件把南非部队和所有其他外国雇佣军撤出；消除前权力机关的影响力；订止紧急和戒严状态；释放所有政治犯和遣返全体难民。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必须按照其第460号（1979）决议继续讨论此问题，直到津巴布韦取得完全独立为止。

下午一时四十五分散会